

點石齋畫報

利集

父子奇逢



点校本

开启晚清新闻画时代，催生
同期百种画报。妙笔东西合璧，
刻绘万象新奇。四千余美图，珍
藏民族不屈挺进之历史，堪称探
索中华文化绵延新变之密钥。

清·吴友如 主编

吴友如 周慕桥 何元俊 等 绘画

张佩 点校



点校版

清·吴友如 主编

吴友如 周慕桥 何元俊 等 绘画

张佩 点校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父子奇逢 / (清) 吴友如主编; 张佩点校.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4
(点石斋画报: 点校版. 利集)
ISBN 978-7-5205-0274-0

I. ①父… II. ①吴… ②张… III. ①版画—作品集
—中国—清代 IV. ①J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04481 号

策 划: 金 硕
责任编辑: 胡福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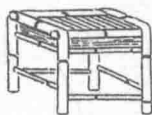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北京地大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7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录

点石斋画报
(利集)



良友存孤	一	失鼓警情	二五
名将丰裁	二	贪淫无厌	二六
石化人物	三	疑奸酿命	二七
吃肉不易	四	轮舟作佩	二八
老鹰复雛	五	强项何来	二九
人鳄	六	禁僧入城	三〇
鸡子伤人	七	螟蛉难养	三一
鱼被鳖咬	八	颠僧谒贵	三二
贫员鬻妾	九	传文有贼	三三
白头艳福	一〇	送活嫁妆	三四
纳贿放妖	一一	僵尸出嫁	三五
抢媳奇闻	一二	开关有价	三六
错认主人	一三	听响报	三七
土和尚	一四	喜覲龙光	三八
迎神远游	一五	升官有数	三九
老妇撒娇	一六	泽流一国	四〇
一误再误	一七	菩萨拜年	四一
童子识鬼	一八	姻缘美满	四二
掩骼得金	一九	裙钗大会	四三
剖脑疗疮	二〇	同轨蒙庥	四四
宝镜新奇	二一	观音洗心	四五
水孩儿	二二	金龟发财	四六
道人有道	二三	为民请命	四七
知几免祸	二四	鼓钟无声	四八

灶神福善	四九
女金刚	五〇
岭陷奇闻	五一
财神无目	五二
假鬼盗谷	五三
攘鸡失鸡	五四
杏苑先声	五五
天生伟人	五六
僧尼过年	五七
争夺财神	五八
专欲难成	五九
骗子神通	六〇
巡船贾祸	六一
狐仙警世	六二
解酒妙法	六三
犬救主难	六四
包探私刑	六五
私刑定讞	六六
枷示劣探	六七
穴居有人	六八
举网获尸	六九
活葬喇嘛	七〇
红拂难奔	七一
火药遗害	七二
一枝兰	七三
水门被烧	七四
义猴鸣冤	七五
方敏恪公逸事一	七六
方敏恪公逸事二	七七
方敏恪公逸事三	七八

方敏恪公逸事四	七九
盗扮女装	八〇
戏妻服礼	八一
网鱼得金	八二
士林公愤	八三
父子奇逢	八四
侠僧	八五
至性感神	八六
迷药宜防	八七
狗熊食虎	八八
扇化骷髅	八九
缢鬼现形	九〇
射龙睛	九一
青楼好义	九二
黄耳传书	九三
钟情土偶	九四
术士御盗	九五
荡子乔装	九六
红线尤存	九七
海参化人	九八
鱼身人首	九九
救婴获报	一〇〇
曹交再世	一〇一
猛虎怕官	一〇二
木铎徇路	一〇三
电气捉贼	一〇四
羽士猖狂	一〇五
遗臭万年	一〇六
黑虎转身	一〇七
离妇苦衷	一〇八

良友存孤

存孤之道，程嬰、杵臼尚矣，此岂今人所可及哉。然事有难易，境有苦乐，而其为人延一脉、保宗祧一也。广东南海县属彭边乡人某甲，生有遗腹子，因弟某乙利其富欲立其子，使妇伺嫂分娩时佯为洗儿，阴致之死，弃之于野，而人皆不知也。诨是日，甲友某丙适自外归，闻田畔有呱呱声，即之，则席裹一婴，惻然怜悯，怀归育之。半月后因事至甲家，询悉其子生死时日及弃置之处，欣然曰：“果尔，则是儿固无恙也。”遂以颠末告之，命人送归，而乙夫妇之计始败。

良友存孤

存孤之道，程嬰、杵臼尚矣，此今人所可及哉。然事有难易，境有苦乐，而其为人延一脉、保宗祧一也。廣東南海縣屬彭邊鄉人某甲，生有遺腹子，因弟某乙利其富欲立其子，使婦伺嫂分娩時佯為洗兒，陰致之死，棄之於野，而人皆不知也。詎是日，甲友某丙適自外歸，聞田畔有呱呱聲，即之，則席裹一嬰，惻然憐憫，懷歸育之。半月後因事至甲家，詢悉其子生死時日及棄置之處，欣然曰：「果爾，則是兒固無恙也。」遂以顛末告之，命人送歸，而乙夫婦之計始敗。





名将丰裁

昔郭令公单骑见回纥，卒能不屈而回，千古传为盛事。时至今日，固莫能望其项背矣。虽然，临难不避，大节克持者，亦不可谓无其人也。山东胶州镇总兵章军门高元，当德衅初启之时，欲守不能，欲战不得，强邻相逼，朝命难抗，而胶州湾炮台已为德兵占据。军门目击时艰，义愤勃勃，谓：“是可忍孰不可忍，吾当以大义责之。”言毕，拂袖而起立，率亲兵四十名及翻译等数人，往谒德国水师提督。语以无端占夺之非，侃侃而谈，词严义正。德提督以其言直，气为之夺而心不能平，遂托故羁留，迫令会衔同出安民告示，以慑人心。军门义形于色，坚持不可。越两日，而词气激烈，竟有南山可移此志不可夺之概。于是，德人肃然起敬，谓：“若此，则中国未尝无人，吾德人何敢轻慢忠臣节士以贻天下羞。”乃派马兵一队，护送至五里之遥，方各回营。军门此行不唯可壮国威，且可慑敌胆。吾华人不亦稍伸其气乎！



石化人物

山崩之事自古有之，于今又何异焉。所异者，于天惊石破之中露鬼斧神工之巧，斯则中国千百年来未有之事也。河南南阳府属有一山焉，高耸云霄，岩壑幽僻，为兽蹄鸟迹出没之区，行人相戒不敢往游。乃于九月中旬风雨大作时，忽霹雳一声，波摇岳撼，俄而天昏地黑，石走沙飞，居者、行者莫不胆落魂飞，手足无措。及天色晴霁，始据附近是山之乡民言及该山丛已划作两截，豁然洞开，别成门户。洞中空旷处有石人、石马及石牛之类，不计其数，位置井然，形容毕肖，竟若天造地设，绝无斧凿之痕。相与咄咄，称怪久之。柳柳州云：“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吾于此山亦云。

吃肉不易

释氏以慈悲为主，戒杀为心，故一入空门，便当长斋茹素，一意清修，而不敢轻作食肉之想。然欲责诸今日之俗僧，难矣。今日之僧大都与酒肉饮食相征逐，苟非嫖赌吃着四者皆全，已为难得之人。而流氓不知此义，偶见有佛门弟子沾得花猪肉若干，惊以为奇，群起为难，抑何不谅之甚耶？日前，京口大校场左近某寺僧以水豆腐太淡，出购猪肉五觔，裹以破衲，欣然携归，以为脑满肠肥，香积厨中可供大嚼矣。诂为无赖某甲所知，尾随于后。比行至拖板桥下，出其不意，将包一踢，肉尽堕地，乃大哗曰：“和尚岂食肉之人，肉岂供和尚食哉！”一手扭住，必欲该僧至茶肆评理。该僧目瞪口呆，向众合十曰：“不看僧面看佛面，暂请息怒可乎？”甲不允，旋有同党某乙佯为劝解，令僧出洋数元，始释之去，肉则依旧不能果腹。人皆笑其口福未修云。



吃肉不易

释氏以慈悲为主，戒杀为心，故一入空门便当长斋茹素，一意清修，而不敢轻作食肉之想。然欲责诸今日之俗僧，难矣。今日之僧大都与酒肉饮食相征逐，苟非嫖赌吃着四者皆全，已为难得之人。而流氓不知此义，偶见有佛门弟子沾得花猪肉若干，惊以为奇，群起为难，抑何不谅之甚耶？日前，京口大校场左近某寺僧以水豆腐太淡，出购猪肉五觔，裹以破衲，欣然携归，以为脑满肠肥，香积厨中可供大嚼矣。诂为无赖某甲所知，尾随于后。比行至拖板桥下，出其不意，将包一踢，肉尽堕地，乃大哗曰：“和尚岂食肉之人，肉岂供和尚食哉！”一手扭住，必欲该僧至茶肆评理。该僧目瞪口呆，向众合十曰：“不看僧面看佛面，暂请息怒可乎？”甲不允，旋有同党某乙佯为劝解，令僧出洋数元，始释之去，肉则依旧不能果腹。人皆笑其口福未修云。

老鷹復仇

客有自湖湘來者談及白鶴洞有古寺焉，茂林修竹，蓊郁葱茏，固一幅天然图画也。寺前有古木一株，黛色霜皮，凌霄蔽日。有鷹巢其上，栖息卵育，已非朝夕。前日忽有巨蛇一尾，身粗如碗，蜿蜒而上，取其子，破其巢。雛鷹數頭，羽毛未滿，突遭狂暴，嘎然長鳴。正當呼吸之頃，忽老鷹摩空而來，電掣風馳，翩然一击，蛇即墮地。時眾僧亦持械而至，往觀之，則見蛇騰蹕不已，而雙睛業已失去，蓋早為老鷹所啄矣。夫鷹之鷙猛，以鳥雀為食，其毀他鳥之巢而破其子也，不知凡幾矣。乃以蛇之陰毒一旦逼處，而鷹竟能立時報復，翼庇其子不受欺凌，何其勇耶！吁！今天下有殺人之孤、攘人之產，而人皆付之無可如何，莫敢一撓其鋒者，殆斯鷹之類耳。是豈天之報應未及其時耶，抑天真夢之耶？



老鷹復仇

客有自湖湘來者談及白鶴洞有古寺焉，茂林修竹，蓊郁葱茏，固一幅天然图画也。寺前有古木一株，黛色霜皮，凌霄蔽日。有鷹巢其上，栖息卵育，已非朝夕。前日忽有巨蛇一尾，身粗如碗，蜿蜒而上，取其子，破其巢。雛鷹數頭，羽毛未滿，突遭狂暴，嘎然長鳴。正當呼吸之頃，忽老鷹摩空而來，電掣風馳，翩然一击，蛇即墮地。時眾僧亦持械而至，往觀之，則見蛇騰蹕不已，而雙睛業已失去，蓋早為老鷹所啄矣。夫鷹之鷙猛，以鳥雀為食，其毀他鳥之巢而破其子也，不知凡幾矣。乃以蛇之陰毒一旦逼處，而鷹竟能立時報復，翼庇其子不受欺凌，何其勇耶！吁！今天下有殺人之孤、攘人之產，而人皆付之無可如何，莫敢一撓其鋒者，殆斯鷹之類耳。是豈天之報應未及其時耶，抑天真夢之耶？



西部阿非利加素稱危險之地該處
除猛獸毒蛇外有一種人鱷最喜
殺人而食行旅者皆患之其部內
有大川一條絕無風景加以天氣酷
熱行船經過當日午必就樹陰
崖石旁小憩是處有一種土民所
奉之教謂觀其鄉人謂能殺而食
則得神靈保佑於是身披鱷魚之皮
潛居水濱窺視行船之人趁其倦
臥竊登其舟掣取利刃猛刺其喉以
口就創處吸其血迨血盡人死則割
其肉生啖之或炙而食之凶暴無人
理而行人皆付之無可如何聞川中
鱷魚甚多然鱷之性非飢則不食人
又非人欲殺己亦不害人故行船習
見不甚防備乃觀人鱷之殘實有甚
於真鱷者乘風破浪者其將何以防
之

人鱷

西部阿非利加素稱危險之地，該處除猛獸毒蛇外，有一種人鱷最喜殺人而食，行旅者皆患之。其部內有大川一條，絕無風景，加以天氣酷熱，行船經過每當日午，必就樹陰崖石之旁小憩。是處有一種土民所奉之教，仇視異鄉人，謂能殺而食之則得神靈保佑。於是身披鱷魚之皮潛居水濱，窺視行船之人，趁其倦臥，竊登其舟，掣取利刃，猛刺其喉，以口就創處吸其血。迨血盡人死，則割其肉生啖之或炙而食之，凶暴無人理，而行人皆付之無可如何。聞川中鱷魚甚多，然鱷之性非飢則不食人，又非人欲殺己亦不害人，故行船習見，不甚防備。乃觀人鱷之殘實有甚於真鱷者，乘風破浪者，其將何以防之！



鸡子伤人

粵俗，凡婦人之懷六甲者謂之有四眼，有四眼者最忌小孩在肋下行過。若誤犯之，恐觸胎神，必致嬰兒抱病。其驗嬰之法則視睫毛之是否交加，便可分別。至欲求其治法，或以白矾在門首焚之，或以雞卵向社壇破之，則嬰病自能消除。習俗相沿，牢不可破。佛山鐵佛廟前有社壇一所，香火甚盛。社公社婆，左顧右盼，獲利不資。日前有一老嫗，鶴發雞皮，蹣跚而至，心香一瓣，敬焚神前，頂禮之下，默禱喃喃，不知作何語。已而手取雞卵向空擲之，旁觀始知其為保嬰而來者。詎當雞子墮落時，正中壇外所立某媼之額，媼惡其不詳，作女嫗申申之詈。始而各鼓長舌，繼竟忽揮老拳，一對胭脂虎哄斗。移時，始各釋手。見者為之粲然。

鱼被蟹咬

杨俗呼妇女之大脚者曰“黄鱼”，谓其形如黄鱼之长大也，亦谑而虐矣。本月初一日，左卫街普照寺因迎请藏经，僧徒七八十人身披袈裟，沿途迎护。其中仪仗鼓吹及龙亭经箱，莫不辉煌夺目。夹道之人聚观甚众。当行过砖街北头一带时，有某烟间主妇，绰号“大脚黄鱼”者，逐队游观，洋洋自得。诟为众人拥挤，妇立足不牢，竟跌坐于某渔人鱼篮内。适篮内有大蟹一头，误为鱼肉可供果腹，伸口便咬。该黄鱼知痛，狂叫一声，强拖硬拉，而蟹咬愈紧，竟至皮肉脱落，血液淋漓，始得悠然而逝。一时观者哗然，谓黄鱼本供人食，今被蟹吞，岂该黄鱼别有风味耶？抑蟹不知同类，致有相残之悞耶？妇赧然曰：“今天下大启‘不缠足会’，行见黄鱼之多，遍地皆是，尔等休得取笑！”人亦为之默然。



鱼被蟹咬

扬俗呼妇女之大脚者曰“黄鱼”，谓其形如黄鱼之长大也，亦谑而虐矣。本月初一日，左卫街普照寺因迎请藏经，僧徒七八十人身披袈裟，沿途迎护。其中仪仗鼓吹及龙亭经箱，莫不辉煌夺目。夹道之人聚观甚众。当行过砖街北头一带时，有某烟间主妇，绰号“大脚黄鱼”者，逐队游观，洋洋自得。诟为众人拥挤，妇立足不牢，竟跌坐于某渔人鱼篮内。适篮内有大蟹一头，误为鱼肉可供果腹，伸口便咬。该黄鱼知痛，狂叫一声，强拖硬拉，而蟹咬愈紧，竟至皮肉脱落，血液淋漓，始得悠然而逝。一时观者哗然，谓黄鱼本供人食，今被蟹吞，岂该黄鱼别有风味耶？抑蟹不知同类，致有相残之悞耶？妇赧然曰：“今天下大启‘不缠足会’，行见黄鱼之多，遍地皆是，尔等休得取笑！”人亦为之默然。

貧員鬻妾

蘇垣有候補
某君潦倒風
塵無可為計
聞戚某在豫
頗得居停寵
任思往訪之
苦無資斧不
行乃先寄書
以助行裝不
意戚某謂君
君久矣今長
留則君不能
行乃差勝同
歸指書與某
某初有難色
妾堅請者再
乃托蚊媒議
得身價百餘
金復被強吞
其半無奈揮
之使去當分
襟時夫牽妾
手子拽母衣
嗚咽不復成
聲見者惻然
誦李青蓮
悲莫悲于生
別離之句不
圖官海中人
竟有此沉淪
苦況也



貧員鬻妾

蘇垣有候補某君潦倒風塵，無可為計。聞戚某在豫游幕，頗得居停寵任，思往訪之。苦無資斧不得行時，妾某氏窺知其意，請于夫曰：“妾以食指累夫久矣，今妾留則君不能行。不如鬻妾以助行裝，不差勝同歸于盡乎？”某君初有難色，妾堅請者再，乃托蚊媒議得身價百餘金，復被強吞其半，無奈揮之使去。當分襟時，夫牽妾手，子拽母衣，嗚咽不復成聲。見者惻然，誦李青蓮“悲莫悲于生別離”之句。不圖官海中人竟有此沉淪苦況也。

白头艷福

男女相悅或以情牽或以緣合去抵皆愛少而惡老此情之常而亦未可概論者粵垣城西寶華坊月前來一少婦金蓮瘦小玉貌娉婷自言新寡文君只待相如卜嫁一時登徒子聞之皆鮮衣華服紛紛自薦婦從屏角窺之皆不當意附近某翁年六十餘孑然一身聞其事詣媒笑語曰：“聞婦不喜少年豈效河東君有臉黑髮白之賞耶？請導我往冀得一當可乎？”媒哂其妄姑從之詎婦見而大悅出堂與談只索聘金三十元而婦之妝奩衣飾值十數倍近已車來賄遷并出所蓄營一椽以遂雙栖人皆謂白頭翁有此艷福不知幾生修到云

（圖）

白头艷福

男女相悅或以情牽或以緣合，大抵皆愛少而惡老，此情之常。而亦未可概論者。粵垣城西寶華坊月前來一少婦，金蓮瘦小，玉貌娉婷。自言新寡文君，只待相如卜嫁。一時登徒子聞之，皆鮮衣華服，紛紛自薦。婦從屏角窺之，皆不當意。附近某翁，年六十餘，孑然一身，聞其事，詣媒，笑語曰：“聞婦不喜少年，豈效河東君有臉黑髮白之賞耶？請導我往，冀得一當可乎？”媒哂其妄，姑從之。詎婦見而大悅，出堂與談，只索聘金三十元，而婦之妝奩衣飾值十數倍。近已車來賄遷，并出所蓄營一椽，以遂雙栖。人皆謂白頭翁有此艷福，不知凡生修到云。



納賄放妖

薩加佛者仁教之宗也住於錫家塞去後藏六日程薩加者寺名也其人工法術善捉妖驅鬼凡數年必一入藏地為人捉妖其捉之法指富家婦女為妖鎖以鐵鏈言帶回山上以供服役婦女畏其勢焰莫可與辨往往許願每年納銀若干始得看番佛面上縱之使去若綠窗貧女貞節自持者亦不敢妄加需索蓋醉翁之意不在酒彼固擇肥而噬之計也今正因達賴延請携眷至藏勾留數月迄今尚未回去人皆凜凜然唯恐其妖出于其口也且此次達賴聘請之時曾與訂約謂：「嗣後凡遇妖鬼務必捉回山上試驗虛實不許得賄私放效衙役差保之所為。」故時閱半載尚未聞捉有妖鬼也吁！真妖不捉專捉人妖是豈以人而妖不如妖而人乎亦可異已



納賄放妖

薩加佛者，仁教之宗也，住于錫家塞，去后藏六日程。薩加者，寺名也。其人工法術，善捉妖驅鬼，凡數年必一入藏地為人捉妖。其捉之法，輒指富家婦女為妖，鎖以鐵鏈，聲言帶回山上以供服役。婦女畏其勢焰，莫可與辨，往往許願每年納銀若干，始得看番佛面上，縱之使去。若綠窗貧女，貞節自持者，亦不敢妄加需索。蓋醉翁之意不在酒，彼固擇肥而噬之計也。今正因達賴延請，携眷至藏，勾留數月，迄今尚未回去，人皆凜凜然，唯恐其妖出于其口也。且此次達賴聘請之時，曾與訂約，謂：「嗣後凡遇妖鬼，務必捉回山上試驗虛實，不許得賄私放，效衙役差保之所為。」故時閱半載，尚未聞捉有妖鬼也。吁！真妖不捉，專捉人妖，是豈以人而妖不如妖而人乎？亦可異已！

抢媳奇闻

蘇垣婁門塘有沈炳如者，開設灰窑，生涯頗旺。前年為子文定閨門外某姓女為室，迨以男長女大，屢托冰人傳言，擇吉迎娶，而坤宅堅索重聘，多方為難。沈忿甚，不得已乃循俗例，糾合机匠數十人作搶親之舉，又恐其子雞肋難勝，不避翁媳瓜李之嫌，行所無事，代作新郎，毅然親往。時女方刺綉，瞥見莽男子成群結隊突如其來，知勢不妙，然已束手無措，只得任力大如牛之老翁當胸抱住，飛步而奔。女虽放聲号泣，而翁竟置若罔聞。迨坤宅蹶迹追至，則已合卺禮成，生米煮成熟飯矣。按搶親之事，已等司空見慣，从未有以父代其子者，如沈所為，夫亦太覺孟浪矣。



抢媳奇闻

苏垣婁門塘有沈炳如者，開設灰窑，生涯頗旺。前年為子文定閨門外某姓女為室，迨以男長女大，屢托冰人傳言，擇吉迎娶，而坤宅堅索重聘，多方為難。沈忿甚，不得已乃循俗例，糾合机匠數十人作搶親之舉，又恐其子雞肋難勝，不避翁媳瓜李之嫌，行所無事，代作新郎，毅然親往。時女方刺綉，瞥見莽男子成群結隊突如其來，知勢不妙，然已束手無措，只得任力大如牛之老翁當胸抱住，飛步而奔。女虽放聲号泣，而翁竟置若罔聞。迨坤宅蹶迹追至，則已合卺禮成，生米煮成熟飯矣。按搶親之事，已等司空見慣，从未有以父代其子者，如沈所為，夫亦太覺孟浪矣。